

余好爲詩尤喜讀古人書嘗以爲詩者載道之文言若止嘲風雪弄花草則於六義盡去矣其後觀唐書至白公樂天傳公所言往往與余合因愛讀其詩不輟乃知公立身本末無不合乎道特餘事作詩人耳公爲左拾遺時史載其諫草不一而足皆人所難言嘗殿中面對情辭切至論執強梗憲宗未喻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云云賴絳救免噫公真古之大臣以道事君者與而或徒以詩人目之豈知公者哉公嘗與元稹書略云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又曰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以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則公之立

言載道爲何如而豈屑屑嘲風雪弄花草以矜豔麗於雕章者比哉故余嘗讀公諷諭詩見兼濟之志焉讀公閒適詩見獨善之義焉此公所以進退出處無往而不自得也今香山集徧天下顧俗本多訛浸失其舊於是汪西亭氏重編訂而梓之旣葺事請序於余余惟公之賢史載之公詩之美元序詳之余能益一語乎哉惟願世之好爲詩如余者得公兼濟獨善之志而師之以進於道則於六義也幾矣康熙癸未且月商丘宋犖撰

詩家好名未有過於唐白傳者既屬其友元微之排纘
長慶集矣而又自編後集爲之序復爲之記既以集本
付其從子外孫矣而又分貯之東林南禪聖善香山諸
寺比於杜元凱峴山碑尤汲汲焉或疑公曠達不應戚
戚於年歲之逾邁沾沾於官秩之遷除計祿奉之損益
不知公之進退出處係時事之否泰恒恐後人論世者
不得其詳故屢見之篇咏斯則公之微意乎公集自宋
李伯珍刊之吳郡何友諒刊之忠州二本均有年譜其
後坊刻雜出漸失其舊或以譜非其要置而不錄迄於
今紕繆轉甚余友汪君西亭氏患之既定其卷次正其
愆譌因仿國史表補撰年譜一卷書成既鏤板以行余
聞嘗熟毛氏藏有陳伯玉氏白文公譜假而觀之則君

所編悉與陳氏合而海圖屏風一篇君力辯非討淮蔡
時事驗之陳譜亦同於是人皆服君之考證余乃勸君
并刊陳譜示諸學者陳氏有言維揚李德劭作爲年譜
而不編年疎略牴牾今者李氏譜亡而陳氏譜復出與
君所撰一經一緯互相發明不可謂非斯文之厚幸矣
康熙四十二年夏六月幾望南書房舊史秀水朱彝尊
序時年七十有五

昔人謂大曆後以詩名家者靡不由杜出韓之南山白
之諷諭其最著矣就二公論之大抵韓得杜之變白得
杜之正蓋各得其一體而造乎其極者故夫貫穿聲韻
操縱格律肆厥排比終不失尺寸少陵而下亦莫如二
公自后山妄斥昌黎已非通論至香山詩辭旨雖主於
暢達要自刻意陶浣而出之使人不復能尋其斤斲之
迹當時尤多好之者方牛李之隙贊皇且憾及香山每
束其詩不觀劉賓客以爲言則曰見便令人愛將回吾
心矣憾之者猶若此好之者宜何如也嗚呼豈非廬陵
所謂怨家仇人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乎乃世多謬指淺
率不經意語爲白體甚者且拾東坡誅友之辭至以輕
俗同譏抑又過矣今海內風雅駸駸起唐集舊本先後

流布注韓集凡五百家白詩日在人口獨無披榛莽而
埽蕪穢者徒以公詩視唐人獨富辟如營丘濬壑則日
求增拓為快若黃河千里望洋而歎但能考星宿於圖
經而不暇躬泝其源流之分合也自惟荒陋無所窺見
竊嘗習聞於先生長者之言既不敢附和而又重惜其
誤若目之塵翳當去務復其舊而已世之好公詩者必
將辨焉康熙壬午余月古歙汪立名序

凡例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內各體詩三十七卷凡二千八百餘首此外猶有集中遺漏者可謂富矣乃宋元以來殊未見有詩集單行槧本宋祁曰居易最長於詩它文未能稱是公與元九書反覆千餘言以自道其詩之所得力而文章顧略焉則公之自許者已有定論舉其所長不嫌略也

新唐書藝文志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按公前集爲長慶集元稹勘定訖長慶二年冬合五十卷以成於長慶四年明年改元寶曆故得名亦猶之乎前集中集云爾元序具在公之沒去長慶末二十有二年距微之沒亦十有五年從杭州召還及蘇州洛中詩皆在後集奈何

以長慶集括公之作乎此誤相承已久至今莫辨良不可解

白集相傳以郭武定本爲最海虞馮定遠猶謂已失次第則其他可知春明退朝錄云公自勒文集成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皆寫本寄藏廬山東林寺又藏龍門香山寺高駢鎮淮南寄語江西廉使取東林集而有之香山集經亂亦不復存其後履道宅爲普明僧院後唐明宗子從榮又寫本寘院之經藏今本是也後人亦補東林所藏皆篇目次第未真與今吳蜀摹板無異而文獻通考又云吳本蜀本編次亦不同又有外集一卷往往皆非自記之舊矣竝亡可考

郡齋讀書志長慶集七十一卷晁子止曰長慶集五十

卷後集二十卷續後集五卷本七十五卷續後集亡三
卷按此亦當有七十二卷又云集後有聞李崖州貶二
絕固疑非樂天語以編年考之果謬今集後無此詩然
則今本之七十一卷又非復晁氏所論之舊矣
今本有姑蘇錢考功刻曰白氏文集雲間馬元調刻曰
元白長慶集大都從元及白者故獨詳於元前有凡例
後有補遺元刻旣竣漫鐫白集以附行耳往往前後紊
雜旣非分體又非編年二本略同而錢爲甚目與卷不
合卷首所標與卷內不合有律詩卷而雜入古體者有
一題小序而冠作通卷之序者有失去詩題竟以小序
作題者有本是他人作因公唱和附見者輒易題中字
扭爲公作甚至刪落字句顛倒前後舛譌未易枚數今

悉從各本校正

唐音丁籤載白詩全集鹽官胡氏曰集中詩三十七卷前後爲例不一難以彙編今通照後集分體仍備注以存其舊凡編五古二十卷七古二卷新樂府二卷長短句一卷五律五卷五排六卷七律九卷半律七排合一卷五絕一卷七絕七卷合五十四卷繆戾雖稍減於馬錢二本然分體太瑣遂有一題之詩而割裂各卷者且其所注前後集亦頗有誤蓋白詩歲月本井然可考如長慶集公自謂訖二年冬而胡本於三年詩亦注前集公自杭州還始卜居洛中得履道宅乃別杭州等詩竝在後集而洛中卜居履道里等詩反注前集雖本相沿之繆要其考據亦不得謂之詳密矣

古人詩多以地名如蘇州柳州樊川丁卯類然今長慶集後集既各自爲卷而仍統之曰白香山詩集從其歸老之地也

是集依胡本分前後集各本雖不另分二集然竝載後序於二十一卷之首且二十卷以上分諷諭閒適感傷律詩凡四類以類次卷卷各以年爲先後二十一卷以下則但分格律又互有間斷而獨不雜入長慶三年以前詩是後集之起於二十一卷明矣顧前集八卷及二十卷卷末反雜長慶三年詩者要亦有故嘗考元序與公自序長慶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各以詩文編次舊本旣亡今本盡編文彙於三十七卷後中間取足卷尾未免移補遂失其舊如曲江感秋詩序云元和二年三

年四年皆有曲江感秋詩編在第七集卷今本第七卷盡江州詩而所謂第七集卷者皆莫可考西溪叢語云白樂天後集第五十一卷同微之贈別郭虛舟鍊師五十韻敘燒丹事甚詳今本此詩在二十一卷可見宋本尚各集詩文次卷未嘗截然列文於後也此非分并之明驗乎今編長慶集二十卷分類仍之後集十七卷各本僅分格律亦仍之合三十七卷公集本有續後集散失難稽其亡據者不敢臆分也

集內應制諸詩及試作皆別附卷有列賦後者有列制誥後者本不在三十七卷內蓋唐人多以此另爲一體也集後又有謠吟歌篇等作文苑英華唐文粹皆入詩選從之都爲別集一卷

今本遺漏詩甚多他不具論即韋穀才調集所選且有未備者乃從各本蒐輯次爲白集補遺二卷合前後別集凡四十卷

公生平事略見於新舊唐書其中亦互有詳略第新書多假借字語致本事反以辭晦而年月先後亦不甚詳今備載舊書仍參考異同爲一卷

宋鋟吳蜀本各有年譜一卷今可考者惟唐詩紀事中寥寥數行不編年而多紕繆丁籤自謂得虞山宋本校刻然年譜亦多襲紀事之誤而文加略焉似未見宋譜者蓋舊本之亡久矣竊不自揆參考志傳旁證諸家次爲年譜一卷不過約略其出處先後之大槩俾讀公詩者雖編次失舊猶得按歲月以考之耳

詩中箋釋皆原注間有增入者則爲按字以別之但就本詩之可考者而已不復蔓引他書妄託箋注自惟淺陋不足以注古人詩而公詩亦非擗擗餽餽所能摸索也

集中字句之訛悉從諸本校對家塾數種之外復假證於吳中舊家藏書有萬間堂校本苕溪草堂本最後又得憩閒堂所藏泰興季侍御依宋刻手校本聚本不一自多互異若銀根夾豕鑿然譌繆抹改固不待言其或意義可通原屬疑似則注一作某字於其下以存其舊

唐宋詩話或因事揚扝引類旁通或考據時地頗足鼓吹風雅今竝采錄本詩之後又考公集中記序等作凡

時事相涉詩文互見者亦因詩附載吟諷之下旣挹春華兼登秋實也

古人引用諸書必詳根柢出處嘉隆以後此風邈矣是集採用凡一百二十餘家各標原書名目其有邪說流傳不根已甚者亦間爲折衷駁正旣卒業適秀水朱檢討竹垞先生來探梅西山因過草堂留話竟日疑難相質多所發明旣歸復以藏弆鈔本郵寄廣所未備先生每及表章古人輒津津娓娓商榷忘倦衣被後學之功不敢忘也

是集緣起本以案頭俗本訛誤偶有考正日注行間漸采小史詩話筆記一二積之窮年不覺盈卷北還杜門重加編訂時家姪陞交泰來讀書小園相與晨夕謬謂

此本能洗俗刻蕪穢從吏剗剗因為予讎校字畫襄成之雅固得附書

景集錄疏本以柔麗翁本精麗圖本善玉目至計問神不嫌忘也

其心素素古人聯中筆勢野而新其本如外學之

實之而發即昭顯外以燕喜妙本種實貴所未前夫主

懷外對其主其神神西山因幽草堂留高景口致難昧

對不難也善者有開無其東魏王始卒業臨香永未餘

其義限大一百二十餘家各縣原書各目其本取編而

古人傳世諸書必精昧昧出或嘉劉以對凡風聲矣是

華華登林寶也

和事所起其文也其後有因括謂其不無之可也者

舊唐書本傳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生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溫檢校都官郎中溫生鎰歷酸棗鞏二縣令鎰生季庚建中初爲彭城令時李正己據河南十餘州叛正己宗人洧爲徐州刺史季庚說洧以彭城歸國因授朝散大夫大理少卿徐州別駕賜緋魚袋兼徐泗觀察判官歷衢州襄州別駕自鎰至季庚世敦儒業皆以明經出身季庚生居易初建立功於高齊賜田於韓城子孫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溫徙於下邳今爲下邳人焉居易幼聰慧絕人襟懷宏放年十五六時袖文一篇投著作郎吳人顧況況能文而性浮薄後進文章無可意者覽居易文